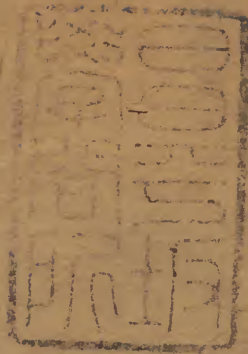


西漢會要

六十八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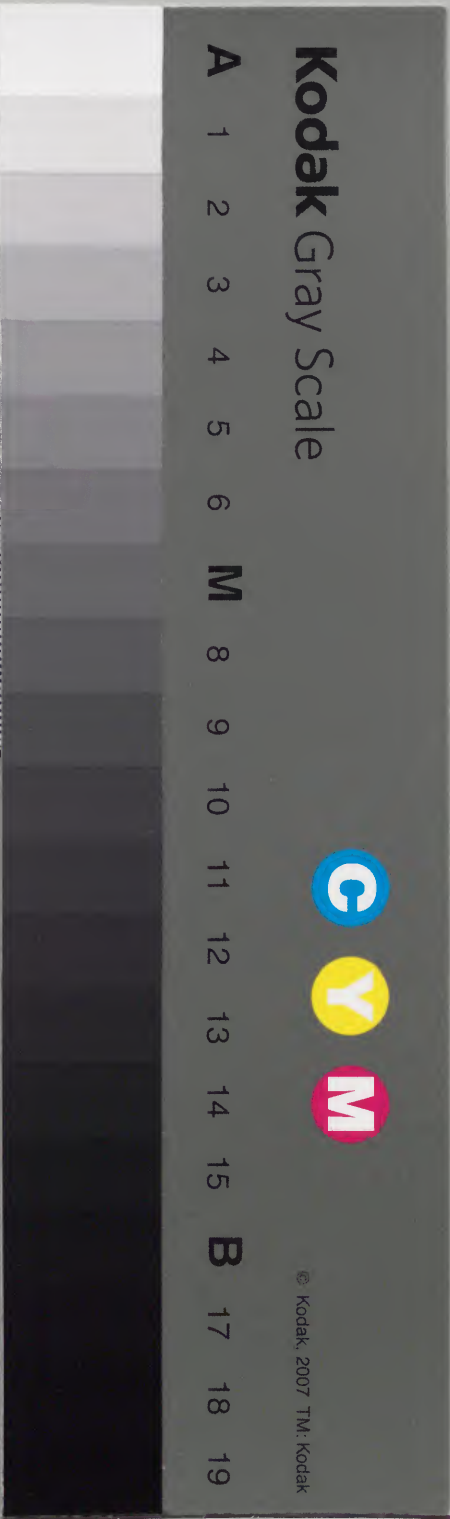
二十



漢書門			
二	一	二	二
〇	四	五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二	漢	
四	四	書	
一	二		
五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5	
冊數	20 (20)		
函號	294	24	



西漢會要卷之六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蕃夷上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夾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于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直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

西漢書卷之
卷之
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
漢遂擊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高帝先至平城步兵
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于白登七日
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
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開
圍一角于是高皇帝令士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
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
和親之約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

酒食物各有數約而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寢
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
于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
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
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
噲曰臣顧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
陳豨反于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
帝于平城噲不能解圍今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
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而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

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令大謁者張澤
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
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
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當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
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
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于是文帝遣丞相灌嬰
將軍擊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願寢兵
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書至漢議擊與和
親孰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
奴書曰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
兄弟以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
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
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
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
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緹綠繒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
令肩遺單于後頭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
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闕氏使官者中行說傳

西漢書卷之八
三
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
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
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
尉邛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
候騎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
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
盧鄉爲上郡將軍甯侯衛遼爲北地將軍隆慮周灶爲
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
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匈

奴日以驕歲入邊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
使當戶報使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
曰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壤前惡以長久
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
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
奴復絕和親大人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于
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
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
棘門霸上以備胡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

西漢書卷之四
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
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
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
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軍于單于入漢塞見畜
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雁門尉使知漢謀具告單于
單于大駕曰我固疑之乃引兵還漢以恢本建造兵謀
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

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
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
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年李廣山雁門所敗匈奴生得廣
廣道亡歸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
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時千
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畧千
餘人于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
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
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

萬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
塞因河而爲固漢亦兼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在谷蠡王伊
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于單於單亡降
漢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
秋又入雁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匈奴右賢王怨
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
方殺畧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
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右賢王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

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
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
百里繫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
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
軍復興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

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畧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牛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其年春漢合大將軍青驃漢將騎去病中分軍大將軍

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幕大風起漢兵縱右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數騎百潰漢圍西北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自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注注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會驃騎將軍去病死于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邱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龜三年也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

西漢書卷之七
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
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于漢北闕下令單于卽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
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
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
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于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
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匈奴漢使
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
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我爲遣太子質

于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于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
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
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
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烏
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
元封六年也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
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匈奴生得浞野侯軍
遂沒于匈奴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
父烏維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

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匈奴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旣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大初四年也漢遣中郎將

蘇武厚賂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明年漢使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于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亡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俱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說步兵三萬

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師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旦韃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軍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于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旣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于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邳居水在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在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郤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于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

西漢書卷之九
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數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
奔走莫敢拒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救聞之憂惧其掾
胡亞夫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其意適
與獄會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軍長史與決眊都
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
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
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
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以
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

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
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稷
米五千斛雜繒萬匹他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
者執送其使單于畱使者三歲乃得還貳師在匈奴歲
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
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貳
師貳師罵曰我必死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武帝崩前
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
之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更立子在谷蠡王爲

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後復得貳師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怒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護三王首還匈奴由是恐即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

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中精兵八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二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相翕侯以下五萬餘騎

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足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遠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侯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至侯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侯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

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千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于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遺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

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
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
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
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握衍朐鞬單于立復修
和親遣弟伊舍若王勝之入漢獻見日逐王素與握衍
朐鞬單于有隙卽卒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
歸德侯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
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
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徧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
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
衍朐鞬單于兵敗走自殺左大旦渠都隆奇亡之右賢
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
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
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其立日逐王薄胥
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
蠡王少子姑瞽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韃王爲烏藉都尉
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
來與惟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
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惟犁當戶于
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
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
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

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兵爲四萬
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爭輔車犁單于屠耆
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并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
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
北走屠耆單于卽引西南畱闕敦地其明年秋呼韓邪
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畧萬
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呼韓邪單于行干
里未至噶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
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左谷蠡王姑瞽

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
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呼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
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
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
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
弟休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
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
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
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
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
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
諸大臣皆曰匈奴之俗本尙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
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
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
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千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
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
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

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邳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軍駒於利受人侍是歲甘露元年明年呼韓邪單於歿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郡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盪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案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襪帛八十匹絮六千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邳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役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始邳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待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隆邳支合戰邳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支匈

西漢書卷之
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
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邳支亾虜欲攻之以稱漢乃
殺邳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邳支邳支見
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
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合并三國數遣兵擊烏
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
邳支留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
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邳支單于
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

谷吉送之邳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
旣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
漢遣使者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
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
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邳支聞其大臣多
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
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母得相詐相攻其
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邳支旣
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

西漢書要 卷之八
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
烏孫素服屎之今郅支單于困厄在外可迎至東邊使
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
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悅遂與相給
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駝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
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
壽與副陳湯發兵擊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旣誅呼韓邪
單于且喜且惧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
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

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賜禮如初加衣
服錦帛絮皆背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
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塞吏卒
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
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
事王昭君號寧胡闕氏生一男伊耆屠智牙師爲右日
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臯立爲
復株橐若鞮單于復株橐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

王醯諧屠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玉伊邪
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錦繡繒
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立十歲
死弟且靡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
祝都韓王胸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
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
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
揮王烏夷當入侍以囊智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立
四歲死弟囊智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
于立以第二闕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闕氏子輿爲
右賢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建平四年單于
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
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
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
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書奏天子悟焉召
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賜雄帛五千疋黃金十
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

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
人民壯盛願從五百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
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
萄宮告之以加敬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
襲錦繡繒帛三萬疋絮三萬斤它他何平時旣罷遣中
郎將韓況送單于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
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仝母兄大且方與
歸入侍還歸復遣且方仝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人侍
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王莽秉政乃封單于令

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
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
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
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歛使匈奴告單于曰西
屬內王不當得今遣之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
者詔使中郎將王崩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
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會聽西域諸國
王斬之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

亡降匈奴者西域諸中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
 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
 王尋使匈奴班固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
 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合中國不得有二
 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宐上書慕化為一名單于從之
 王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智牙斯
 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匈奴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九

宋 徐 天 麟 撰

蕃夷中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
 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
 其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雋昆明編
 髮隨畜移徙亾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徙苻都最大自苻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冉驩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咸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特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則一州

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外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重食萬餘人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爲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苻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

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鑲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
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
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宏爲御
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因言西南夷爲害
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
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
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
數十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河二千里有身毒國騫
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
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
呂越人等千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
當羗乃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
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
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附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粵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
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
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
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

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
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
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苻侯冉驩皆震恐請臣置吏
以邛都爲粵嶲郡苻都爲沈黎郡冉驩爲文山郡廣漢
西北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
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
莫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
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
以故弗誅滇王禹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于是以
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
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受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
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
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
犍爲奔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
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胡不進蠻夷遂殺
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
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
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
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邑食三百戶後間歲
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鴻臚
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
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議者以
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命刻木象吏漢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
鳳宜因其罪惡未成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
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戢太守往以秋涼時

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
王不以勞中國宐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宐因其萌芽早斷
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夫將軍鳳于是
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
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
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
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
願出論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釘王禹漏卧侯

西漢書 卷三十一
王

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與妻父翁指
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至冬立奏募諸
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扼爲壘立使奇
兵絕其餉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
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合格之
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
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南粵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呂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擊并桂林象
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
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高后時有司請
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乃自尊號爲南武
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
之會暑濕士卒大疲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
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
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
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

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
寵之召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
召賈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服嶺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
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遜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
舊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
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
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
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執于是下合國中曰

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
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
死上書丹拜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如
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
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千紫貝五百桂蠹一噐生翠四
十雙孔雀一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
帝大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人朝請然其居國竊如
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
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

西漢書 卷之
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母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
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于是天子多南粵
義守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粵
王弟餘善殺郢以降于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
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
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破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
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亦行以
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
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于是胡稱病

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斃謚
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齊嬰在長安
時取邯鄲嫪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爲
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尙樂擅殺生自恣
慎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請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
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
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
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
令辨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
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
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
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于是天子許之賜其丞
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
劓刑用漢法諸史者皆留鎮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
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數諫上止王不聽有畔心乃陰
謀作亂天子遣千秋與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
境呂嘉乃遂反攻殺太后主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

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術陽侯建德爲王
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
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
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于是天子令
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
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
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
下瀨將軍出陵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
蜀罪人法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

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
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
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
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而伏波居西北面會
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
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
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
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
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粵郎都稽
得嘉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閩粵

閩粵王無諸及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
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
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從諸侯
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佐不楚漢擊項藉
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位無諸爲閩粵王王閩
中故地都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臣曰閩君搖功

多其民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粵王
後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粵未肯行獨
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
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
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
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
郡兵浮海救之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甌請舉國徙
中國乃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守天子

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
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粵王郢發兵距
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
來誅漢兵衆強卽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王
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全不聽乃力戰不勝卽入
海皆曰善卽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
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宐案兵告
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
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乃使郎中將立丑

西漢會要 卷三
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
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止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
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船
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
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樸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
上以士卒勞倦不許因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侍
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乃遂發
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
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

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
詐其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
方往樓船將軍樸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粵侯爲
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白
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
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于漢陽及故粵
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封
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封陽爲卵石侯于
是永子曰東閩陞多阻閩粵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

西漢書要 卷三
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

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河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發兵拒險左將軍卒率遼東土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樸

西漢書 卷之三
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左將軍擊朝鮮
沮水西軍未能破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
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
船以故兩將軍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
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詔
曰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
遂往征之有便宐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
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
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

亦以爲然而以節台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卽令
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
將軍已兵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
相參將軍王峽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
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峽路人皆
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
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
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
誅成巳故遂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

西漢會要卷之七十

宋 徐 天 麟 撰

蕃夷下

西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
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隄以玉門陽關西則
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
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

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
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漢興至于孝武事
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
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合居以
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
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
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賤于是自燉煌西
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黎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

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
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
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
不自安矣失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
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
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
護都護之起自古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
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
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

以西漢書卷之九十一
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
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
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戍已校尉屯田車
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
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
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
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婁婁國

鄯善國

且末國

小宛國

精絕國

戎盧國

扞彌國

渠勒國

于闐國

皮山國

烏托國

西夜國

蒲犁國

依耐國

無雷國

難兜國

罽賓國

烏戈山離國

安息國

大明氏國

康居國

奄蔡國

大宛國

桃槐國

休循國

損毒國

莎車國

疏勒國

尉頭國

烏孫國

姑墨國

溫宿國

龜茲國

烏壘國

渠犁城

尉犁國

危須國

焉耆國

烏貪訾離

卑陸國

卑陸後國

都立師國

單亘國

蒲類國

蒲類後國

西且彌國

東且彌國

却國

狐胡國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國

車師後城長國

初武帝惑于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

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合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于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始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始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于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

西漢會要

四

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
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
大國聞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
遣歸國亦因國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
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
常坐漢法下蠶室官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受之不
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
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
位爲王漢遣使詔新王命入王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

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生遣兩子質漢皆不遣奈何
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國立未定願侍後年入
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
王輒導負水僮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
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聞數遣殺漢使其弟尉屠耆
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
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主齎金幣楊言以賜外國
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善與介子飲醉將其
王屏諸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

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還報誅王當立王弟尉屠耆在
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今滅國矣介子遂斬王當歸
首馳傳詣闕垂首北闕下封介子爲蒙陽侯乃立尉屠
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
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
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
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
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
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置其王烏頭勞
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
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客屈王子陰末
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綬印綬
後車侯趙德使罽賓殺與陰末赴相失末赴鎖琅當德
殺副以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
錄于其使者于垂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
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田前罽賓
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叛逆夫德莫大于有國子民

西漢會要 卷之六
六
罪莫大于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
兵不至也有求則卑亂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其鄉
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親前逆節惡暴
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
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垂度
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各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
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百分夜擊刁斗
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蓄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笨黜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
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蓄畜棄捐曠野而不
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嘔吐驢蓄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
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
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垂度蓄隊未未阬谷盡靡
碎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危害不可阻勝言聖王分九
里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
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
非久長計也使者業以受節可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

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買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夫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犁靽肱人獻于漢天子大悅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至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至支單于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凌絕遠獨嬌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

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遣交通如故亦相倭伺見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蒙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爲好亂之詐也匈奴百蠻大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

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宐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燉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大宛國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子馬也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

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悅莎車王弟呼屠證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他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始張騫言烏孫雖强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武帝令騫齎金幣往騫既致賜諭指昆莫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昆莫以爲左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江都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主妻岑陬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尙楚王解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子幸救之漢謙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大發兵侵擊烏孫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獲單于行父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張騎將以下四萬級元康元年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合得復尙漢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

西漢書卷之七十一
共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天子召還貴主狂
王復尙楚主解憂後翁歸靡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宣
帝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自分立兩昆
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
行三十里二年海內虛耗任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
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索都尉桑宏羊與丞相
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地廣饒水草有
溉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

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
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
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
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斥侯屬校尉事有便安因
騎至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徒者詣
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
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問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
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侯蓄芟草願陛下遣使
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

曰前有司奏欽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軍師千餘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以爲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大卦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

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遺祝乏縛馬者詛軍是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侯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

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
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
國二千石各上進蓄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
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
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遣太子賴舟
爲質于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虜于漢龜茲何
以得受杆彌質卽將賴舟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宏羊
前議以杆彌太子杆舟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
犂地皆相近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舟本臣屬

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舟
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
便安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舟
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
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
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
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
絳侯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
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

西漢書要 卷之七
夫人號稱公主賜以以車旂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
奇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
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
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
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吉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
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
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
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

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
擊車師勿令得遽重合侯諸國共圍車師王降復臣屬
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
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
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車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亾
走焉耆車匈奴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
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
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將免罪刑人田渠犁積穀欲以
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

西漢書要 卷之十一
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
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
畢復發兵攻車師王于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
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
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畧其人民
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
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
兵比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卽留一候與卒二千人留
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

也乃輕騎奔烏孫言卽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奉事至酒
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
遣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
尊顯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
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
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
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
來漢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卽其城下謂
吉曰此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留也圍城數日乃解後

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黎千餘里
聞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執不能相救願益
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
羅侯將張掖侯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楊威武車師
旁胡騎兵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田車師
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
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于是漢召故師太
子軍宿在焉耆者在以爲王盡從車師國民令居渠犁
遂以車師故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

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
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君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
戊巳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從王國有新
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
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
柱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
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
羊賂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服紫陬爲姑
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

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
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
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因急怨欽
東奔玉門關玉門關不納可將妻子人民 人亡降

匈奴匈奴關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
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俱
單于謝罪執二王付使者莽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
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
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

篡位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譚長城長
居監史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
佩漢印者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
戈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
錄總領也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d seal impression in the upper center.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several red and black seals.

Red seal impression: 日本政府圖書 (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Japan)

Black seal impression: 東京府立図書館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Library)

Red seal impression: 天保甲申 (Tenpo 11, 1840)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西澤齋藏書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卷之三

